

人
百年纪实文学

主编 未未

上

二十世纪历史的长镜头
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：

人间

梁启超自传
毛泽东自传

蔡元培自传
陈独秀自传

北
人 民 出 版
社

中国百年纪实文学精萃

主编 未未

上
人间



北 人 民 出 版 社
湖 南 省 人 民 出 版 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(上、下)/未未主编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0.1

(中国百年纪实文学精华)

ISBN 7-216-02737-X

I. 人…

II. 未…

III. 名人—传记—中国—现代

IV. 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5960 号

中国百年纪实文学精华

人间(上、下)

未 未 主编

出版: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:430022

印刷: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28.5

字数:706 千字

插页:14

版次: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8 000

定价:44.00 元(上、下册)

书号:ISBN 7-216-02737-X/K·3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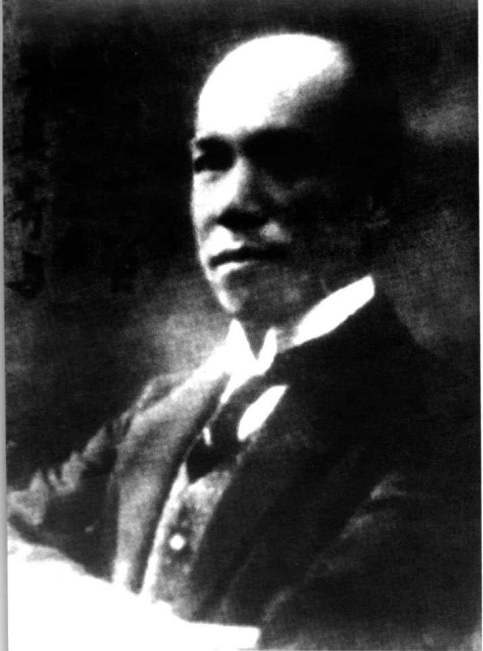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孙中山在伦敦。

▼ 毛泽东



◀ 邓小平在江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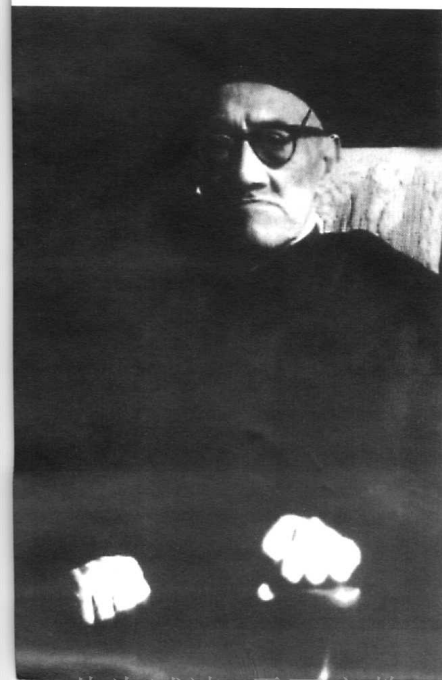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梁启超



▲ 蔡元培

▼ 梁漱溟



▼ 闻一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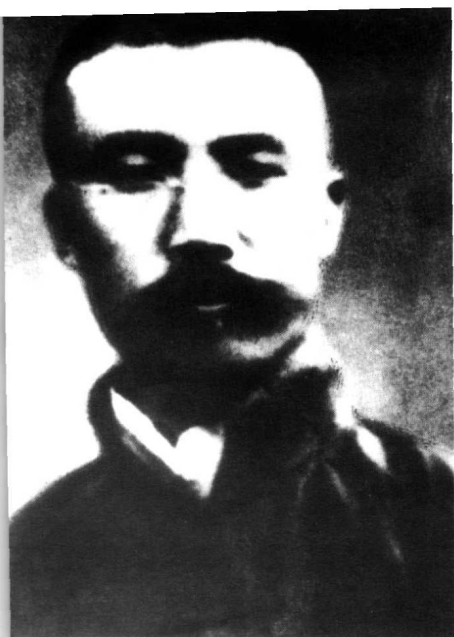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▲ 鲁迅在北师大讲演。

▼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。





▲ 李大钊



▲ 陈独秀



▶ 瞿秋白就义前。

序

萧关鸿

一百年前，拿破仑曾经对中国说过这样的话：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，让他睡去吧！因为他一旦醒来，就将震惊世界。

20 世纪的中国就是一个巨人觉醒的过程，这过程虽然艰难而又缓慢，痛苦而又屈辱，但沉睡了二千年的巨人终于觉醒过来了，站起来了！

这一百年来，在专制与民主、分裂与统一、封闭与开放、愚昧与科学、贫穷与强盛的风云兴迭之中，古老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凤凰涅槃似的沧桑巨变。

这一百年来，无数革命先辈、志士仁人、英雄豪杰前仆后继、百折不挠、慷慨赴义，为了人民的幸福、民主的理想和中国的现代化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智慧与胆略、意志与决断、勇气与热情、血性与韧劲，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为波澜壮阔、风云激荡、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。

作为时代的记录者，中国作家也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，他们不仅用自己的笔墨记录下这些永恒的业绩和闪光的瞬间，而且投身于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，使得他们的记录更加具有切肤之感和刻骨铭心之情，从而更能折射出历史的深刻与丰富，曲折与变奏。他们是实践者，又是记录者，这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

色。

当我们着手梳理中国 20 世纪纪实文学的脉络时,深感这个特色更加鲜明,甚至我们很难把实践者与记录者区别开来。当我们从浩如烟海的纪实文学作品中选择这些代表作品时,我们把作者的代表性和作品代表性,作品的史料性和文学性,同时加以考虑。

本书分为《人间》与《命运》两卷,《人间》是人物卷,《命运》是事件卷。其实,在优秀的纪实文学中事件与人物是很难严格区别开来的。因为在历史大舞台上演出的活剧,人物的活动就是事件的演变。事件的冲突越激烈,人物的性格越鲜明;人物的活动越精彩,事件的发展越丰富。但一般而言,纪实文学主要分人物与事件两类,我们这样分卷编辑是为了从一个角度反映一百年的中国历史。因为读者读这套书与读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,他不仅需要文学的享受,更需要历史的认知。对历史的认知又不同于教科书的单调和历史书的枯燥,而是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或身临其境的回忆中自然而然地进入历史,深入角色,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在世纪之交来读这套书是特别有意思的。经过一百年苦难与奋斗的中国人对未来的世纪充满了憧憬。但只有不忘记历史才能面对未来,只有把历史作为镜子才能观照未来,只有把握历史的脉搏才能驾驭未来。

一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说过,“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尽管忍受了 20 世纪最沉重的苦难,但注定要成为 21 世纪的世界大国之一。”过去的苦难是给未来的礼物,过去的奋斗是未来的保证。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,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历史。

1999 年 10 月

目 录

梁启超	三十自述	1
孙中山	我的回忆	6
徐自华	秋瑾轶事	17
曹聚仁	洪宪第一人物	21
杨云慧	我的父亲杨度	31
李大钊	狱中自述	55
蔡元培	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	60
陈独秀	实庵自传	68
郁达夫	自传	81
徐志摩	自剖·再剖	100
郭沫若	洪波曲	111
萧 红	回忆鲁迅先生	125
丁 玲	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	158
刘 复	赛金花自述	184
商鸿逵		
张默生	义丐武训传	230

毛泽东	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	264
朱 德	与尼姆·韦尔斯谈个人经历	310
叶 挺	囚语	317
林语堂	林语堂自传	323
朱自清	我是扬州人	348
郑振铎	韬奋的最后	352
吴 晗	哭一多	357
罗家伦	元气淋漓的傅孟真	362
唐德刚	胡适杂忆	375
俞大维	谈陈寅恪先生	410
柯 灵	遥寄张爱玲	418
余英时	犹记风吹水上鳞	428

三十自述

“风云入世多，日月掷人急。如何一少年，忽忽已三十。”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海道汽车中所作《三十初度口占十首》之一也。人海奔走，年光蹉跎，所志所事，百未一就，揽镜据鞍，能无悲惭？擎一既结集其文，复欲为作小传。余谢之曰：“若某之行谊经历，曾何足有记载之一值。若必不获已者，则人之知我，何如我之自知？吾死友谭浏阳曾作《三十自述》，吾毋宁效颦焉。”作《三十自述》。

余乡人也。于赤县神州，有当秦汉之交，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，用其地与其人，称蛮夷大长，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；于其省也，有当宋元之交，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，君臣殉国，自沈崖山，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。——是即余之故乡也。乡名熊〔熊 nài，下同〕子，距崖山七里强，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。其江口列岛七，而熊子宅其中央，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。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，明末由南雄徙新会，定居焉，数百年栖于山谷。族之伯叔兄弟，且耕且读，不问世事，如桃源中人。顾闻父老口碑所述，吾大王父最富于阴德，力耕所获，一粟一帛，辄以分惠诸族党之无告者。王父讳维清，字镜泉，为郡生员，例选广文，不就。王母氏黎。父名宝瑛，字莲涧，夙教授于乡里。母氏赵。

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，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，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，普法战争后三年，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。生一月而王母黎卒。逮事王父者十九年。王父及见之孙八人，而爱余尤甚，三岁仲弟启勋生，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、《诗经》，夜则就睡王父榻，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，而尤喜举亡宋、亡明国难之事，津津道之。六岁后，就父读，受中国略史，五经卒业。八岁学为文，九岁能缀千言。十二岁应试学院，补博士弟子员，日治帖括，虽心不慊之，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，更有所谓学也，辄埋头钻研。顾颇喜词章，王父、父母时授以唐人诗，嗜之过于八股。家贫无书可读，惟有《史记》一，《纲鉴易知录》一，王父、父日以课之，故至今《史记》之文，能成诵者八九。父执有爱其慧者，赠以《汉书》一，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一，则大喜，读之卒业焉。父慈而严，督课之外，使之劳作，言语举动稍不谨，辄呵斥不少假借，常训之曰：“汝自视乃如常儿乎？”至今诵此语不敢忘。十三岁始知有段、王训诂之学，大好之，渐有弃帖括之志。十五岁，母赵恭人见背，以四弟之产难也。余方游学省会，而时值轮船，奔丧归乡，已不获亲含殓，终天之恨，莫此为甚。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，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，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。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，不知天地间于训诂、词章之外，更有所谓学也。己丑，年十七，举于乡，主考为李尚书端棻、王镇江仁堪。年十八计偕入京师，父以其稚也，挈与偕行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。下第归，道上海，从坊间购得《瀛环志略》，读之，始知有五大洲各国，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，心好之，以无力不能购也。

其年秋，始交陈通甫。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，以高才生闻。既而通甫相语曰：“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，不达，新从京师归，吾往谒焉。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，吾与子今得师矣。”

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，事南海先生。时余以少年科第，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，颇有所知，辄沾沾自喜。先生乃以大海潮音，作狮子吼，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，悉举而摧陷廓清之。自辰入见，及戌始退，冷水浇背，当头一棒，一旦尽失其故垒，惘惘然不知所从事，且惊且喜，且怨且艾，且疑且惧，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。明日再谒，请为学方针，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，而并及史学、西学之梗概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，自退出学海堂，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。生平知有学自兹始。

辛卯，余年十九，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，徇通甫与余之请也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，历史政治，沿革得失，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。余与诸同学日割记其讲义，一生学问之得力，皆在此年。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，余夙根浅薄，不能多所受。先生时方著《公理通》、《大同学》等书，每与通甫商榷，辨析入微，余辄侍末席，有听受，无问难，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。先生著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从事校勘；著《孔子改制考》，从事分纂。日课则《宋元明儒学案》、二十四史、《文献通考》等，而草堂颇有藏书，得恣涉猎，学稍进矣。其年始交康幼博。十月，入京师，结婚李氏。明年壬辰，年二十，王父弃养。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。

甲午，年二十二，客京师，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。六月，日本战事起，惋愤时局，时有所吐露，人微言轻，莫之闻也。顾益读译书，治算学、地理、历史等。明年乙未，和议成，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，上书陈时局。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，上书请变法，余亦从其后奔走焉。其年七月，京师强学会开，发起之者，为南海先生，赞之者为郎中陈炽，郎中沈曾植，编修张孝谦，浙江温州道袁世凯等。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。不三月，为言官所劾，会封禁。而余居会所数月，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，得以余日尽浏览之，尔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。其年始交

谭复生、杨叔峤、吴季清、铁樵、子发父子。

京师之开强学会也，上海亦踵起。京师会禁，上海会亦废。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，开一报馆，以书见招。三月去京师，至上海，始交公度。七月《时务报》开，余专任撰述之役，报馆生涯自兹始，著《变法通议》、《西学书目表》等书。其冬，公度简出使德国大臣，奏请偕行，会公度使事辍，不果。出使美、日、秘大臣伍廷芳，复奏派为参赞，力辞之。伍固请，许以来年往，既而终辞，专任报事。丁酉四月，直隶总督王文韶，湖广总督张之洞，大理寺卿盛宣怀，连衔奏保，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，余不之知也。既而以札来，粘奏折上谕焉，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。张之洞屡招邀，欲致之幕府，固辞。时谭复生宦隐金陵，间月至上海，相过从，连舆接席。复开著《仁学》，每成一篇，辄相商榷，相与治佛学，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。十月，湖南陈中丞宝箴，江督学标，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，就之。时公度官湖南按察使，复生亦归湘助乡治，湘中同志称极盛。未几，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，瓜分之忧，震动全国，而湖南始创南学会，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，余颇有所赞画。而时务学堂于精神教育，亦三致意焉。其年始交刘裴村、林瞰谷、唐绂丞，及时务学堂诸生李虎村、林述唐、田均一、蔡树珊等。

明年戊戌，年二十六。春，大病几死，出就医上海。既痊，乃入京师。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，余多所赞画奔走。四月，以徐侍郎致靖之荐，总理衙门再荐，被召见，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。时朝廷锐意变法，百度更新，南海先生深受主知，言听谏行，复生、瞰谷、叔峤、裴村，以京卿参预新政，余亦从诸君子之后，黽勉尽瘁。八月政变，六君子为国流血，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，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。去国以来，忽忽四年矣。

戊戌九月至日本，十月，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《清议报》。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，稍能读东文，思想为之一变。己亥七

月，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，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，即今之清华学校是也。其年，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，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。冬间，美洲人招往游，应之。以十一月首途，道出夏威夷岛。其地华商二万余人，相絮留，因暂住焉，创夏威夷维新会。适以治疫故，航路不通，遂居夏威夷半年。至庚子六月，方欲入美，而义和团变已大起，内地消息，风声鹤唳，一日百变。已而屡得内地函电，促归国，遂回马首而西。比及日本，已闻北京失守之报。七月急归沪，方思有所效，抵沪之翌日，而汉口难作，唐、林、李、蔡、黎、傅诸烈，先后就义，公私皆不获有所救。留沪十日，遂去，适香港。既而渡南洋，谒南海。遂道印度，游澳洲，应彼中维新会之招也。居澳半年，由西而东，环洲历一周而还。辛丑四月，复至日本。

尔来蛰居东国，忽又岁余矣。所志所事，百不一就，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，空言喋喋，无补时艰，平旦自思，只有惭悚。顾自审我之才力，及我今日之地位，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尽责任于万一，兹事虽小，亦安得已，一年以来，颇竭绵薄，欲草一中国通史，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，然荏苒日月，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。惟于今春为《新民丛报》，冬间复创刊《新小说》，述其所学所怀抱者，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，冀以为中国国民遭铎之一助。呜呼！国家多难，岁月如流，眇眇之身，力小任重。吾友韩孔广诗云：“舌下无英雄，笔底无奇士。”呜呼，笔舌生涯，已催我中年矣！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，未知何如？每一念及，未尝不惊心动魄，抑塞而谁语也。

孔子纪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，任公自述。（1902年12月）（本文选自《饮冰室文集》）

孙中山

我的回忆

到 1885 年我 18 岁时为止，我一直过着像我那个社会阶层一般中国青年所过的那种生活。不同的只是，由于我父亲皈依基督教并任职于伦敦布道会，我有较多的机会和广州的英美传教士接触。有一位英国女士对我发生兴趣，我终于学会了讲英语。英美布道会的嘉约翰（Kerr）博士为我找到一份工作，并且让我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。我很喜欢这门学科，相信我将会有一个为我的同胞行医的有益的职业。当我一听到香港要开办一所医学院的消息，就立刻去见教务长康德黎博士，并且注册入学。

我在那里渡过一生中欢乐的五年。1892 年，我得到了一张准许以内外科医生行医的文凭。我多方设法寻找一个可以开业的地点，最后，决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去碰碰运气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还不能说我对政治有过什么特殊的兴趣。但是，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，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，问我是否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，说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。我说我只听英国人谈过，并不很清楚。我又说：“我们都被蒙在鼓里，太遗憾了。皇帝应该对人民有点信任才行。”

“天命无常。”我的朋友说。

“对，”我表示同意，并且引述一句帝舜的话：“天听自我民